



文・圖 | 廖聿婕
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)

サアロア語の文字學習及び傳承
Learnt to Write in Hla'alu and to Pass on the Language

拉阿魯哇語的文字學習與傳承

形同 拉阿魯哇族文化存亡的同義詞，從小務農長大、僅有國小學歷的游仁貴老師，從不曾想過自己會踏上這條任重道遠的路。

1993年的那場國家劇院演出，尋回了那中斷40餘年的聖貝祭。然而游仁貴的心中，卻仍對民族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，因為在他心底深知：語言，才是延續文化最重要的命脈。

相遇語言學家 習得羅馬拼音

也許是天意，約莫在1990年代中期，語言學家蔡恪恕（József Szakos）教授從阿里山鄒族那輾轉來到了拉阿魯哇。游仁貴於是抓準了這難能可貴的契機，與他來了一場「語言交換」，游仁貴教蔡恪恕拉阿魯哇族語，而蔡恪恕則反過來帶領游仁貴學習羅馬拼音。也許是本來就會族語，要轉換為文字時也就輕鬆得多，游仁貴僅花了一年就學會了羅馬拼音。當我們問起學習拼寫的秘訣，他笑了笑說：「啊就是硬背啊！本來子音、母音什麼的我也不懂，也不知道該怎麼組合。但就像是現在的人在學英文那樣，把單字都一個一個背起來，久了也就會了！」

投入族語教學及族語復振

急於復振語言文化的游仁貴，在學會羅馬拼音後便立刻投入教學工作。在連個像樣的教室都沒有的情況下，族人們首先齊力在過河的美壠社，採取傳統的工法，不動用一根釘子、亦不灌溉水泥，純粹以木頭和竹子構築了一間教學小屋。當時開班的對象主要是大人，每週六、日兩次的課程，期望從族語口說能力好的大人們做起，往後更能一脈相承地傳授給孩子們。起初，族人們也都滿懷熱忱來上課。不但美壠社的人來，高中村（現高中里）的人、甚



游仁貴的戶外工作區。

對於傳承的工作，游仁貴首先以自己的兒女做起，在家中，唯有拉阿魯哇語是能夠「通行」的語言，子孫輩全都必須將族語當成慣用的說話方式。不負游仁貴的辛勞，幾位女兒雖也曾不諒解、也很心疼，但在體認到父親的苦心後，便也決心接下使命。



至桃源村（現桃源里）的人們也都大老遠地來聽講。族人們相約坐一輛卡車來到美壟社，大人在上課時，小孩子就在外面一起玩耍，時不時也會學習用族語唱歌。然而族人們學習的狀況卻不如預期，游仁貴只好改將羅馬字拼成注音來教，但最終的成效仍然不甚理想。

不久後，游仁貴在茂林相遇政大原民中心的林修澈教授及黃季平教授，當時正是政府要推動族語教材編寫的時期，而對於族內僅有一人懂得羅馬拼寫的狀況而言，游仁貴責無旁貸地成為不二人選。與此同時，他也持續在桃源地區的國中小進行族語教學。從興中國小、桃源國小、桃源國中、寶來國中、甚至到遠在那瑪夏的民權國小，只要有族人的地方，就算要翻遍一座又一座的山頭，游仁貴也會騎著他老舊的摩托車，堅持著那每次一個半小時的族語教學。2001年，游仁貴更被原住民族委員會選為拉阿魯哇族語認證考試的命題委員，往後又多次受任編寫族語辭典。還有爾後政府推行的

族語薪傳師計畫，游仁貴也以師徒傳承的方式收了兩位學生。事實上，無論從教材編寫、認證命題、辭典撰寫，到族語教學、文史書寫、文化傳承，幾乎全是靠著他獨撐大局，他也使命必達地一肩扛起這個重擔。即便再苦、再累，游仁貴卻不曾抱怨，亦從不吹播地默默耕耘著。只有那張貼在工作室裡，記錄著獲頒教育部2014年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的海報，是對游仁貴多年辛勤無聲的最大肯定。

交棒傳承 持續保存拉阿魯哇文化

一晃眼，投身於文史工作已20餘載。對於傳承的工作，游仁貴首先以自己的兒女做起，在家中，唯有拉阿魯哇語是能夠「通行」的語言，子孫輩全都必須使用族語進行溝通。不負游仁貴的辛勞，幾位女兒雖也曾不諒解、也很心疼，但在感受到父親的苦心後，也決心接下使命。對於族語、族內事務都積極地貢獻與服務，甚至成為族內除了游仁貴之外，拼寫能力最好的族人。而走出家庭以外，游仁貴也對於部落逐漸開始有族群意識的青年們，盡心盡力地傳授所知所學，期盼著能夠培養年輕的下一代，將這任重道遠的棒子，慢慢交給他們來承接。從這位推動拉阿魯哇文化復振的幕後大功臣靦腆的笑容中，我們讀到的，是他眼中的堅毅與執著，以及對下一代的殷殷期盼。◆



廖聿婕

新北市土城人，1992年生。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，研究主題為拉阿魯哇族文化、宗教與祭典研究。目前為政大世界民族志課程助教及文資局口述傳統計畫案之助理。